

审美距离中的田园之乐

——从王绩《野望》、王维《渭川田家》谈起

刘明华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市 400715)

摘要:以审美距离说分析王绩《野望》、王维《渭川田家》等作品,其中对田园风光的赞美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是审美距离所致,其羡慕之情正好说明他们不能归去的处境或似归非归的状态。文人赞美的田园风光和田家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可观赏却无法进入的世界。当文人在潜意识的距离中或以超功利性的眼光来打量农家生活时,感到的是它们与官场和宦游生活相比而独有的单纯和自然,而当真的投身其间时,便无法忍受其间的单调和艰苦。可见,文人诗歌中所表现的田园之美和田家之乐,大多具有乌托邦的性质。

关键词:审美距离;田园之乐;王绩;王维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7)05-0143-04

为什么诗人笔下的田园风光总是那么美丽、宁静、那么让人心驰神往?而农民并不感到农村生活有多美,田园风光有多美?这确实可以用一个美学命题来概括:距离产生美。

本文以《野望》、《渭川田家》为重点,来讨论这一现象,并结合其他相关作品,解读作者心态。

王绩的《野望》对山村景色、山民生活有精练的描绘,抒发的羡慕村野生活的情绪也颇有代表性: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1]77}

此诗作于隋末乱世,王绩此时过的已是标准的隐居生活。但他诗中表现的什么内容呢——在黄昏时分,他,一个辞职的官员,站在东边的水岸,徘徊往复,落寞惆怅。无所事事的他,正为眼前的景色所吸引:这是一个秋天的黄昏,群山被晚霞映照着,金色的山林中秋叶显得更加璀璨。这时候,放牛放羊的孩子们回家了,他们嘻闹着,欢笑着;猎人们回家了,马背上驮着他们的猎物,他们欢呼着,打着呼哨而过……这是周而复始的生活,简单而平淡,但却又是多么和谐幸福的生活!诗人应该在此住了多时,但却一直未能融入这样的生活,他与山民还很陌生,他更难以像他

们一样去生活,因而难以体验其中的快乐。

他羡慕这样的生活,深感自己还是“圈外人”,于是吟唱起《诗经》中古老的歌谣:“采薇哟采薇,采薇哟采薇,什么时候我才真正归来!”诗人还停留在“怀采薇”的阶段——天机得以窥见:诗人不安于“采薇”的心境。一个已经生活在山野的人,他对“已归”的这一事实,似乎还不适应。这实际上是一个隐士与一个农民的深刻区别。或者说,一个真正的隐士永远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农民。已经扎根山野的他,还在“望”,还在徙倚、徘徊,为身居东皋而苦闷。这不正是“身处江湖,心存魏阙”的表现吗?王绩在咏归的诗中,流露出的反倒是不甘隐处的念头。因此也就可以认为,王绩在诗中对山村风光和山民生活的向往,其本质正是他与审美对象存在着很大距离——生存方式的距离和心理上的距离。

王维是亦官亦隐的人,《渭川田家》别是一番滋味:

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依杖候荆扉。雉雉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吟”,赵本作“歌”)。^{[2]37}

诗的前八句堪称中国田园风光的经典描写。又是黄昏,又是暮归场景。全诗画面感极强。斜光二句,是典型的田园景色。是一个远景,也是全景。夕阳下,一个村庄轮廓是那样的突出和鲜明,是那般古

* 收稿日期:2007-02-27

作者简介:刘明华(1956-),男,四川平昌人,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

老沧桑。深深浅浅的巷子里、院落间，放牛娃们回家了。下二句是近景，又是特写。一个院子，一间茅屋的门前，一个老人出现了，他颤颤巍巍地拄着拐杖，来到门前，远望着田野，关切的目光透露着慈祥。好像视角发生了变化，下面的景色似乎是老人的视角：这是一个暮春初夏的黄昏，你听，正在抽穗的麦田里野鸡在鸣叫；你看，麦田边的桑树枝叶稀疏，家蚕已到休眠吐丝之时了。老人的眼中，不光看见孩子们的身影，他还看见了自己的家人扛着锄头，在回家的路上，与邻居在闲聊着什么，不时还轻轻地笑出声来。这差不多是每天这个时刻都定时出现的场景，生活就这样下去，日子就这样过着。山里的人们就这样平静而祥和地打发着千年不变的时光。——其实，那是老人的目光所及，还是王维的观察所至，并不重要。总之，这一幅生活场景是让人心动的，让人陶醉的。王维确实陶醉了。他是那么羡慕，从心底里羡慕，于是，不由自主地，他也唱起“暮色苍茫天将晚，为何还不回乡去”。

你为什么还不回乡去，你不是已经远离尘嚣了吗？你不是已经让其他的官员朋友、文人墨客十分羡慕了吗？你还在羡慕什么呢？沈德潜评此诗“立吟《式微》，言欲归也”^[3]，这正是王维之所以为文人，也是文人的山水田园诗的秘密之所在。王维仍然未能真正融入农家生活，他最多只是一个生活在可以近距离观察农村的庄园或别墅里的文人。

二

距离产生美。本文认为二王作品中的田园之美，与他们在审美时保持的多种距离有关，而且我们还能从这种距离中感受到他们无意中表现出的真实心态。

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说过：“艺术成功的秘密在于距离的微妙调整。”审美经验中存在着多种“距离”的可能性，如时间距离、空间距离、心理距离和情感距离等等——它们都是“审美心理距离”。空间距离一说最早可从亚里斯多德《诗学》中见其端倪，这在艺术欣赏中是较为重要的一种审美现象^[4]。时间距离以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为代表，他认为“时间性”是审美过程的一个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因素^[5]。心理距离以明确提出“心理距离说”的英国美学家布洛为代表，他在《作为一个艺术因素与审美原则的“心理距离说”》^[6]中提出，审美主体与客体之间保持适当的心理距离，是审美活动的一项基本原则，“距离乃是一切艺术的共同因素”。

布洛说，这种距离不是简单地指时间或空间距离，而是审美活动的心理距离，这个法则在我们的审美活动中起着作用。“心理距离”是众多“距离”中的

一种特殊形式，同时又是“总的内涵”，其余审美特质都是这个总的内涵推行出来的。他以海雾为例论述了距离的不同，将会产生的不同感受——船员和乘客可能会“极为伤脑筋”，然而，“海上的雾也能够成为浓郁的兴趣与欢乐的源泉”，只要你是一个旁观者。布洛的重要贡献是他揭示了人类在审美活动中存在的一种普遍规律。他告诉人们保持审美距离在文艺欣赏过程中的重要性。在我们看来，布洛所强调的，是人们在审美欣赏过程中所持的一种应有的态度：审美的而非功利的。如果一定要以远近大小一类概念来理解审美的心理距离，那可以认为是指审美主体在审美欣赏的过程中对功利性的超越程度。当然，其超越也需要一个适当的度，过犹不及。“无论是在艺术欣赏的领域，还是在艺术生产之中，最受欢迎的境界乃是把距离最大限度地缩小，而又不至于使其消失的境界。”布洛甚至将距离“当作‘审美悟性’的主要特征之一”。

与心理距离相关的是情感距离，即情感隔膜。情感距离在田园诗、农事诗中表现十分明显。情感距离与空间、时间距离有关，更与心理距离相关。当审美主体与客体既有时空的距离又有心理的距离时，其情感上的距离（隔膜）也就十分明显了。本文要讨论的二王作品中表现出的情感距离，正是他们面对田园和农事时，因为身份认同所具有的一种隔膜，或曰疏离感。当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尤其是审美客体为人的时候）存在隔膜时，其情感自然有了距离。

对田园诗进行这样的解读，或许能得出一些不同的感悟。在二王的诗中，很明显地表现出多种审美距离，既有空间距离——远距离地观照，也有心理距离——是文人的眼光和感受，而不是农民的生活体验或生存方式，由此构成审美距离。其中真实反映出的是他们无意中保持的一种情感距离。

美学家们倡导的审美距离，本是对审美过程的一种要求。但本文是受其启发，将其作为解读作品情调、把握作者心态的一个重要途径或角度。其意非常明确：解释二王以及唐代的或古代的众多田园诗中洋溢的闲适情调和美学趣味——不是谈他们有意保持某种距离而产生了如此的美学效果，而是想分析和说明其作品之所以有如此的情调，是由他们潜意识中存在的某种角色意识所决定的。

三

由此，再来看二王的作品。王绩和王维，都是公认的“隐士”。他们都曾居住在乡野。从“隐”的角度看，二人的表现各有不同。

作为隐士的王绩，他的行为方式是“本色”的：“孤

住河渚，傍无四邻。”^{[1]148}“箕踞散发，同群鸟兽。”^{[1]150}“床头素书三帙，老、庄及易而已。”^[1]答处士冯子华书：148但其行为不仅“兄弟以俗外相期”，而且“乡间以狂生见待”^[1]答刺史杜之松书：134，他在诗歌中更多的是抒发独居山野、享受孤独的隐者之乐：“闭门常乐，何须四邻。”^[1]郊园：44“岩居何啻好，野性本规闲。”^[1]山家夏日九首其四：85“独有幽栖趣，能令俗网除。”^[1]咏隐：106王绩的隐还与忘忧的酒密切相关。其《游北山赋》描写归隐生活：“东陂余业，悠哉自宁，酒瓮多于步兵，黍田广于彭泽。”^{[1]1}又在诗中写道：“彭泽有田惟种黍，步兵从宦岂论钱。但使百年相续醉，何辞夜夜瓮间眠。”^[1]解六合丞还：62其《五斗先生传》更是一个酒徒生动的自我写照：“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游于人间。人有以酒请者，无贵贱皆往。往必取醉，醉则不择地斯寝矣，醒则复起饮也。尝一饮五斗，因以为号。先生绝思虑，寡言语，不知天下之有仁义厚薄也。忽然而去，倏焉而来；其动也天，其静也地；故万物不能萦心焉。尝言曰：‘天下大可见矣！生何为养，而嵇康著论；途何为穷，而阮籍恸哭？故昏昏默默，圣人之所居也。’遂行其志，不知所如。”^{[1]180}

王绩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他即使在乡间也不会过着农人的生活。《答处士冯子华书》自述：“结构茅屋，并厨廩，总十余间。奴婢数人，足以应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春秋岁酒，以时相续。兼多养凫雁，广牧鸡豚。黄精、白术、枸杞、薯蕷，朝夕採掇，以供服饵”^{[1]148}。《新唐书·王绩传》载，王绩归隐时，“有田十六顷在河诸间……有奴婢数人，种黍，春秋酿酒，养凫雁，蒟药草自供”^[7]，肯定了前文的记述。一个身居乡野又衣食无忧的隐士，在他的眼中，田家生活自然是乐趣多多的。王绩《田家三首》就是写自己归乡的生活，其二云：

家住箕山下，门枕颖水滨。不知今有汉，惟言昔避秦。琴伴前庭月，酒劝后园春。自得中林士，何忝上皇人。^{[1]66}

他笔下的田园，尽管地处乡间，却显然不是劳动民众的田园，而是一个隐士的家园。或者说，是文人自家的园子。即使有劳作之事，也不是为了生计，而是体验一种自在自足的生活。《春日山庄言志》：

平子试归田，风光溢眼前。野楼全跨迥，山阁半临烟。入屋欹生树，当阶逆涌泉。剪茅通磻底，移柳向河边。崩沙犹有处，卧石不知年。入谷开斜道，横溪渡小船。郑玄唯解义，王列镇寻仙。去去人间远，谁知心自然。^{[1]46}又如《春庄走笔》：

野客元图静，田家本恶喧。枕山通菌阁，临磻创茅轩。约略栽新柳，随宜作小园。草依

三径合，花接四邻繁。野妇调中馈，山朋促上樽……^{[1]53}

这样的“田园”生活是惬意的。这正是隐士们的理想生活。他的这类作品不少。《田家三首》描写的是诗人隐居时的“农人式”的生活：“小池聊养鹤，闲田且牧猪。”“倚杖看妇织，登垅课儿锄。”^{[1]其一}：65“琴伴前庭月，酒劝后园春。”^{[1]其二}：66他也偶尔下地，“体验生活”：“东川聊下钓，南亩试挥锄。”^[1]薛记室收过庄见寻率题古意以赠：55这样的农事和陶渊明“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8]庚戌岁九月于西田获早稻的躬耕之艰难相比，显然是惬意的。

王绩还在多处咏归，他要归的是自己的庄园。《游北山赋序》：“绩南山故情，老而弥笃。”^{[1]1}“望山林之故道，何其悠哉！”^{[1]2}他的庄园与农民的乡野是有隔膜的。躬耕南亩并不是他的归宿。也因为如此，他和乡民是“相顾不相识”的。可见，王绩与乡村的距离是多重的，他眼中的乡村也成为他永远的向往。

王维诗中也有酒，但他不是酒徒。王维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他表现隐者生活、表达隐者意趣的作品比王绩更多。从写作背景考察，主要场景是终南别业和辋川别业。但王维笔下的终南、辋川别业，是庄园，在山林，而非田园，非乡村。典型的如《辋川绝句二十首》，显然不是乡村风光、田园风景，而是诗人慧眼中的富有禅意的山水自然。由于大家熟悉的缘故，此不赘。《蓝田山石门精舍》写出的是一个隐者的自得，诗中并不羡慕谁，因为这正是诗人最能适应的也是感觉最好的一种生活状态：

落日山水好，漾舟信归风。玩奇不觉远，因以缘源穷。遥爱云木秀，初疑路不同。安知清流转，偶与前山通。舍舟理轻策，果然惬所适。老僧四五人，逍遥荫松柏。朝梵林未曙，夜禅山更寂。道心及牧童，世事问樵客。暝宿长林下，焚香卧瑶席。涧芳袭人衣，山月映石壁。再寻畏迷误，明发更登历。笑谢桃源人，花红复来觐。^{[2]34}

《春日上方即事》可视为一个隐者的自画像：

好读高僧传，时看辟谷方。鸠形将刻杖，龟壳用支床。柳色春山映，梨花夕鸟藏。北窗桃李下，闲坐但焚香。^{[2]153}

这类作品因为表现的是自己的生活，是自己选择的生活，是自己喜爱的生活，其情感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也没有情感距离的存在。

而类似《渭川田家》的一些反映田园风光和田园之乐的作品，则明显表现出“距离”——身处乡野的作者难与山民融为一体。再看其他作品——

《终南别业》应该是一首较典型的写隐居生活的 一名作：

作品。诗的大半是写王维自在自适于山林的状态：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
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
值林叟，谈笑无还期。^{[2]35}

“水穷云起”写的是王维在审视自然时的忘我状态，富有禅机。但后二句回到人间现实，颇可玩味。在他自适于自然时，心情是超然于现世的。偶然与纯朴的山民接触，亦能感动和温暖一个隐者之心。文人往往在与下层民众的交往中感到单纯自然的人际关系带来的快乐，由此心生向往。这正是“羡闲逸”的内容。这样的感受显然是审美距离所致。隐居能摆脱或暂离官场的或俗世的纠葛烦恼，却并不能改变个体的本来角色。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一个文人可以向往农人的生活，却难以认同农人的角色。即使他住在乡下，骨子里还是以文人士大夫自视。反过来读，这类表达对农人生活、对乡村情调向往的作品，正好说明作者与这个世界的隔膜。《辋川闲居》对此有明确的表述：“时倚檐前树，远看原上村。”^{[2]125}他住在远离官场和城市的乡村，但也远离乡村和农民。

他的别业与乡村本来就具有空间的距离，作者与农民更有心理和情感的距离。所以，王维对真正的归去是念念不忘的。他即使在辋川，也并不认为这里是真正的桃花源。

他在《送綦毋校书弃官还江东》中表达过“为老农”的愿望，可见，“为农”总是停留在愿望的层面：

明时久不达，弃置与君同。天命无怨色，
人生有素风。念君拂衣去，四海将安穷。秋天
万里净，日暮澄江空。清夜何悠悠，扣舷明月中。
和光鱼鸟际，澹尔蒹葭丛。无庸客昭世，
衰鬓日如蓬。顽疏暗人事，僻陋远天聪。微物
纵可采，其谁为至公。余亦从此去，归耕为
老农。^{[2]46}

《新晴晚（一作野）望》是王维描写田园风光的又

新晴原野旷，极目无氛垢。郭门临渡头，
村树连溪口。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农月
无闲人，倾家事南亩。^{[2]62}

诗中描写的农村景象是明净安宁的，农忙时节的乡村是充满生活气息并秩序井然的。这同样是令人羡慕的美好生活场景，是相对于城市更为和谐理想的家园。诗人对农村风光的赞美，对农民生活的羡慕，明显是距离所致。

王维、王绩的“羡闲逸”、“吟式微”，“怀采薇”极为真实地写出了文人咏归的心态及处境，他们保持着远远近近的距离观照农村生活，看到了“日之夕矣，牛羊下来”的优美，看到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平静和安宁，看到了“田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的亲切温馨……这一切，对“久在樊笼里”的官僚士大夫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同喧嚣都市的清凉世界，令人神往。然而，这样的世界，对于文人士大夫来说，又是一个只可观赏却无法进入的世界。因为，当文人在潜意识的距离中或以超功利性的眼光来打量农家生活时，感到的是它们与官场和宦游生活相比而独有的单纯和自然，而当真的投身其间时，便无法忍受其间的单调和艰苦。文人怀乡咏归的诗中所表现的田园之美和田家之乐，多半是乌托邦的啊！

参考文献：

- [1] 韩理洲. 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2] 赵殿成. 王右丞集笺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3] 沈德潜. 唐诗别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3.
- [4] 亚里斯多德. 诗学:第7章[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74.
- [5] 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176.
- [6] 美学译文(2)[G].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 [7]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87:5594.

责任编辑 韩云波

On the Happiness of Idyllic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esthetic Distance

—On Wang Ji's "Gazing into the Wildness" and Wang Wei's "A Farm-house on the Wei River"

LIU Ming-hua

(School of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Wang Ji's "Gazing into the Wildness" and Wang Wei's "A Farm-house on the Wei River" based on the theory of aesthetic distance, we find that aesthetic distance accounts for the praise of rural sceneries and the longing for idyllic life, which reflects the state of being impossible to return or seemingly returning. Usually, the rural sceneries and idyllic life literati praise is something for them to view and admire but not to have. More specifically, when the literati view the rural life in subconscious distance or with super-utility vision, they feel its characterized purity different from official life. However, they cannot bear the tedious and laborious life if they actually live in rural areas. Therefore, it is clear that the happiness and beautiful sceneries in rural areas in literary poems are mostly of Utopian nature.

Key words: aesthetic distance; the happiness of the idyllic life; Wang Ji; Wang Wei